

致不孝之子

双桨文丛

中国当代小说名作名评

张炜著

山东友谊出版社



双桨文丛·中国当代小说名作名评

致不孝之子



双桨文丛·中国当代小说名作名评

致不孝之子

张炜 著

*

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

(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4 插页 250 千字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80551-958-7

I·194 定价: 16.00 元



作者简介

张炜，男，汉族，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生于山东省龙口市，原籍山东省栖霞县。一九八〇年毕业于烟台师范学院中文系，长期做档案资料编研工作。一九八四年起任山东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一九八八年起兼任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一九八〇年开始发表小说、散文、文艺杂论等。主要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柏慧》《家族》《怀念与追忆》《我的田园》，中篇小说《秋天的愤怒》《蘑菇七种》《濛洲思絮录》，短篇小说《一潭清水》《冬景》，散文《融入野地》《羞涩和温柔》等。出版有《张炜作品选》（五卷）、《张炜自选集》（六卷）等多部作品。其作品曾三十余次获得国内（海外）文学奖，并译为英、法、德、日等多种文字。

一九八八年起长期旅居胶东半岛，搜集研究民间文学资料。

序

◎刘烨园

大海和陆地，无论厚云密垂还是太阳习以为常，它们都是自然的，亦是历史的，现实的。生活在那儿流逝，命运在那儿来临。一年，一天一天，岁月留下了它们的故事。那些故事在呼吸，在思考，在聆听成长的回音。书写本身也是故事。一个海边孩子双重劳动的故事。这些故事如果源自人类根色的声音，也许，就非人人都能倾诉和倾听。它是一个在那样的海里和陆上磨荒脚板、被绳索勒硬筋骨的男人留下的。这样的男人白天黑夜都不会轻松。轻松对他来说是如钉在脊的背叛。大海和陆地使他无处自容。真正的故事是穿越身心的存在，是一生的交付。不由得不由如此。那么交付给谁呢？天使还是恶魔？也许在某个时代它们已混杂而不可辨。然而许多年前，一个还在屈辱中劳作的少年就朦朦胧胧意识到，也许并非如此。现实不能辨别的，历史会做到；大海和陆地的血泪也一定会廓清，因为它们远远久于一代又一代人。一代又一代人不会总是浮躁无

根。“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时间有它命定的利息。天空将回忆。那些不动声色的白云是谁的身影？还有深夜、灯光、星星、皓月……每一个故事深处都睁着一双眼睛。它们不仅活着，而且永恒，不仅明辨，而且公正。不要让它们闭上。不要让它们轻蔑。不要让它们掩涕叹息。那些绍兴水乡、彼得堡、杜依诺、塞纳河、坎登*的眼睛呵——那些在过去也在现代，为人类也为艺术，为生存更为梦想而苦苦洞穿的操劳目光！

哦，你们！

你们操劳的血脉是世间珍贵奔流的谱系，倾注与倾听的波涛在那儿滚滚不息。

是的。操劳。

你有着怎么想象也不为过的份量。然而操劳着又感悟到那样的洞穿是更重的双刃。这时，别人的劳动在平地里，你将在沼泽中；别人的焦虑是灯芯，你的却是烈焰；折磨遇人而偏向用力：有人短暂有人长久；负重虽与生俱来，却也因人而异，有着磨盘与山恋之别……自省失望破裂撕搏抗争诱惑悲天悯人肝肠寸断又自吮自起——这一生无数无际！“此恨不关霜与雪”，又岂是一句“为伊消得人憔悴”能了得——甘愿操劳，就“已是悬崖百丈冰”了，为什么还要更难？而且岁月越现代越难？男人，劳动整个儿地检验你的时刻到了。因为劳动者谁也没招儿不是现实中人。艺术确实是冰山，但它不是技巧而是全部。那些故事下面的海，那些文字深处的陆地——命运的海，身心的陆地，没日没夜，无止无休，既荡匿侥幸，又拒绝

* 鲁迅、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托尔斯泰、里尔克、尤瑟纳尔、惠特曼等人类优秀作家生活、工作的地方。

放弃，此生终无退意。那么，一些同样抚摸这本书的双手，是否也能像经年的朋友一样相濡以沫，感受如己？

感受一个男人汗流浹背的关切，感受大海和陆地之子一步一踉的抗争，感受绿菜在芦青河搖漾的温暖，感受伤痛的操劳中另一刃的慰藉——淬过火的收获在如成材的橡树一样微笑，终于深邃，终于宁静，终于……一个十几岁的书写者是怎样从昨日走到今天的呵。

今天。从此“收获”这个词不再简单、明晰。

书写者一步一踉的足迹只是冰山的一角侧面。侧面是不完美的，收获也不可能是完美的。但劳动的血汗，一滴一滴不止，圆润、饱满，不啻完美，而且永远。

永远如一束朴素的闪电，亮在故事的前面，使人依稀可辨某个是非混杂的时代。



作 品

·绿桨篇·

致不孝之子	(3)
仙女	(13)
唯一的红军	(21)
狐狸和酒	(30)
一支绿桨	(41)
问母亲	(51)

·芦青河篇·

面对星辰	(67)
剥麻	(76)
采树鳃	(83)
满地落叶	(95)
橡树的微笑	(110)
善良	(127)
槐花饼	(140)
红麻	(153)

·金米篇·

金米	(176)
海边的风	(207)
梦意(代后记)	(286)

评 论

还原民间

——关于《九月寓言》的叙事与意蕴

..... 陈思和 (297)

圣者之诗

——对《家族》的体味

..... 李洁非 (306)

大地守夜人

——张炜论

..... 张新颖 (320)

一个作家的境界与追求

——在“张炜文学周”研讨会上的发言

..... 宋遂良 (334)

作

品

——绿 浆 篇——

致 不 孝 之 子

.....

尽管我对家里人、对你都隐瞒着什么，你们也知道我在这里呆不了太久。那一天到来时，你不会吃惊，只会悲痛。悲痛就足够了。我已七十多岁，可以了。

原说你秋天回来，现在看不能了。也好，纸上谈吧。我有些憋气，当面谈断断续续反而容易遗忘。随想随记。我这一生、我与你、你今后，合在一起想。

做为一个失意的父亲，我想我培养了一个陌生的儿子。你很特别，很争气，太好了，好得不像我的儿子。

我曾经给你带来少年的磨难，和许许多多的、长时间的羞愧。可是这些后来又成了你的资本。现在我老了，秋叶已落，难免感慨。你在大都市，终于远离了父亲的土，回头一想。会庆幸得欢喜。我像你这般大也不在土上，也从事体面的职业，小有名声。我的厄运

有一多半是自己找来的。结果换来饥寒辛苦的大半辈子。我们全家因我而穷困，这是我的欠和恩。

……荒疏了文字，失去了文化，让你后来轻视。是因为辛苦的生活让我难以兼顾。你有个好脑子，刻苦，会成。你想让命离我更远，就拼力。走了，走了，越来越远，我不敢认你这个儿子了。

日夜回想许多，都关于你。很难过。我自知无力更改你什么了，还是记这些不废的废话给你，权做遗产。它会告诉你：我总算像个父亲那样，在最后日月里，认真想过你了。

简单一句话：你使我失望、痛心。有时很愤懑。想给你最后命个名，又找不到合适的字句。用个老旧易行的说法吧：你是个不孝之子。

“孝”字蒙了一层灰，还毕竟是个好字。不孝就不好，是对长辈不行义，等于无良知和叛卖。

我的指控在左邻右舍眼里极难成立。看来你已无可挑剔：嘘寒问暖，寄钱物，接我去住。你待我很好。

可我总是觉得你不孝。

这是个固执的印象，这时要真实记下，存个心情给你、给我。

你看到此不要以为人老迈了，心衰意迷，加上长期疏远文字，不知 dog 是狗之类……其实我并未糊涂。你之不孝，也包括对我逐年轻视。不关心我的想法，不看重我的意见，把我视为一个物质主义者，只用满足衣食之方代替一切，搪塞一切。

你不愿与我讨论人情世事。我偶有提示，你即滑过。这是对父亲的精神怠慢，形同欺辱。

你太匆忙，每天有无数学问要做，有那么多名流要过往，在学术上成了精。你读过的书、特别是外文书，比我当年多上

十倍。看着你一边结领带一边用眼角瞟公文包，我很气愤。

你误以为这是老年人的孤寂以至嫉妒心理做祟。这回你错了。我虽走入老境，却已抵达安静，害怕打扰，只想留下更多自己的时间。干什么？用来忆想。忆想有快乐。

我的时间并不宽裕。我与一些老年人不同，很忙。人一生奔波，只为了心上的积累。我到了使用积累、自我犒赏的时候了。要不是因为你，我会活得更好。是你的不幸伤疼了我。

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我必须牵挂你。我还爱你。絮叨即是父责。

在你这个百年不遇（至少在我们家是如此）的成功者眼里，倒楣的父亲一生没什么可自豪的。若有，也仅仅因为生了你这么个聪明儿子。错了，我自豪，但不是为你。忆想中自豪感多多涌来。

……不是我少年得志的“成就”，也不是青年的辉煌。当然美誉不少，你母亲不失时机地爱上我；这一点最有助于我的幸福。还没有踏入中年我就走了下坡。尔后一路跌落，坠入深渊。去农场、隔离、蹲监，直到多年劳改。最后——遣反。

我感激她与我一起，并且一生忠诚。

忆想之中，自豪感就从下坡路上生出，越来越多；伴随它的有苦，有屈辱，有疼。可是都没能淹没自豪。

你懂事之后目睹过我的苦。我在泥里趴着做活，病中雨中雪中，都要做……大雪天被驱上街头扫雪，与其它“异类”一起。这一幕，多么令你羞辱。

我自知坎坷的由来。我对投向的煎熬可不能悔恨。因为在大多数时间里，我知道这是必然结果。也就是说，我是在一种自我把握之中受苦的。

当年，一开始，要摆脱这些，就得重找做人之路。这不

能。

……那一天逼讯直到深夜。下半夜三点了，他们再一次让我签字做诬……我拒绝了。这是个开端。你对这段历史已经听熟了。

类似场景不难遭逢，人人如此。

我做过的，很简单。不过是求个真实无愧，不做诬而已。一点也不深奥。结果也就苦难临头，也就自豪。

看上去我败了，一贫如洗，殃及全家。实际上我胜了。我是险胜。胜者，活得像人而已。

我如今就为这一生的不断险胜而自豪。

儿子，你险胜过吗？

大约与年轻和磨损有关，我多多沉默。一起住时，我亦如此。这或可加剧你之误解，你认定父亲眼浊心钝，早无热情。有时提笔忘字，向隅出神，进而加重你之误解。你将父亲看成一个只需安度晚年、与世无争的人。他已无是非感，无激动，更没有你们过量吞服文明药者之敏感。是也，非也。

我提醒你想想父亲的过去、父亲为人的性质。质不变，其他亦不变。

你的交往、学术活动，言行内外，皆不避年迈的父亲。这是你的疏漏。我几次与你讨论，你总是不屑于多谈，瞞哄而过。这又是你的大疏漏。

你不知我正看着你呢，心里除了哀痛，更多怜悯。我的目光，是射向儿子的光，是充满惊讶的光，更是投向平民之子的光……

不，你不是平民之子。我再斟酌，要否认这个说法。因为更真实更准确点说，你应是来自最底层——平民之下者——的儿子。

接下来不由得深长思之：这样一个儿子又该生成什么模样？

自问中，我想抓住症结。

这样一个儿子，有什么权利，没有什么权利，与其他儿子又该有何区别，不可不想个分明。

你经历磨难甚多，看过磨难甚多，为了喘息、活，当年和亲人手足并用，挣扎到流血。你已不凡。后来呢，你当多多行善。远离恶行邪念，该是本能。

你生在地狱，所以尚不能称做“平民之子”。

“平民之子”即应自我苛刻：平民之子以下者呢？

你从地狱之隙挣出，对这个世界的奥妙污脏凶险，无所不知。再聪明曲折的书生，在你眼里也形同傻子。你把嘲笑收在心底。

这或许不错。不过无论如何，你也无由丢失纯谨。

……那天你与同伙吵得我难眠。细节不甚清楚，但我知道你们要做什么。最后议定你来执笔。因为寻到了更有权势者或更有用者，你要进击自己的导师了。他视你如兄弟手足，且已百疾缠身。但你执意要做，硬了心肠。

接下去要寻个堂皇理由，再搬弄时髦的词儿，借以吓人的名义。其实都无济于事。

类似的关节、场合还有许多，不再一一。

总之你太精明，人海中避害趋利，游刃有余。宦路仕途，文墨生涯，学术人生，陷坑累叠，你懂得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可叹小小年纪。

异常苦难之童年少年生活会教导出两类：一类更善，一类更凶。人若恐惧，就会一生屈从、苟且。人若挺拔，就会升华自身，不再畏惧。

你则过于惧怕，怕蹈父之覆辙。

覆撤不好。但不能因此而行亏，而加害他人。

那一夜我想得太过遥远。我想：仅此一分好处在诱惑，你就能对导师落井下石；如果几十倍大的利益拥来，你能否用不太痛苦之方杀死亲母？我全身颤栗，汗出如豆粒。

日常中，你的一些聪巧多具有如上性质。我注重性质的分析。

你因胆怯心虚，总要设法拢一伙一帮，寻找安全快意，并假设道德支持。也罢。无效无益。

挺拔之人、清洁爽气之人，从不如此。

我只见过群蝇而没见过群鹰。

你母亲在四十年前，即我遣返土上之前，有机会更有理由离去。慕她者不止一人，个个运气强我十倍。她很美丽。我劝她走罢，她说：“闭嘴。”

她先是等了我许多年。后来我们一起回了。这一场没头没尾的煎煮、超出想象的野蛮欺辱，两人都在一块儿受。

吃了半辈子薯干，玉米饼是精食点心。她像村里妇女一样用蓝布包头，扎上围裙，到沟里寻柴草。她学会了炖薯干。刚开始常常烧焦，我笑，她哭。她说自己真是无用之人。

她在煤油灯下缝补。她多么美丽。更打动我的，是她的心性之美。

我想起她的去世就难忍悲恸。那病是生你时落下的，时好时坏。有多少辛劳愁苦等着他。你碰伤了手，她哭。你被同学打破了头，她哭。你因出身不能升学，她哭。

你不会忘记母亲那一头白发。

你只要回家晚一点，她都站在村头树下等。我等不及出去找人，老远先看见那白发在黑影里飘。

你可能要说，世上所有母亲都是这样。也许正是。不过我总觉得，其他母子是分开的，而你一直是母亲连着的命，是她